

当时的一些报纸曾报导麻厂街的街垒是一座“无法攻下的建筑”，他们的描绘是这样的。他们说它有一幢楼房那么高，这种说法错了。事实是它的平均高度没有超出六尺或七尺。它的建造设计是让战士能随意隐蔽在垒墙后面或在它上面居高临下，并可由一道砌在内部的四级石块阶梯登上墙脊，跨越出去。街垒的正面是由石块和木桶堆筑起来的，又用一些木柱和木板以及安索的那辆小马车和翻倒了的公共马车的轮子，纵横交错，连成一个整体，从外面看去，那形象是杈桠歧生、紊乱错杂的。街垒的一头紧接酒店，在另外那一头和对面房屋的墙壁之间，留了一个能容一人通过的缺口作为出路。公共马车的辕杆已用绳索绑扎，让它竖起来，杆端系了一面红旗，飘扬在街垒的上空。

蒙德都街的那座小街垒，隐在酒店房屋的背后，是瞧不见的。这两处街垒连在一道便构成一座真正的犄角堡。安灼拉和古费拉克曾认为不宜在布道修士街通往菜市场那一段蒙德都街上建造街垒，他们显然是要留一条可以通向外面的路，也不大怕敌人从那条危险和艰难的布道修士街攻进来。

这条未经阻塞留作通道的出路，也许就是福拉尔^①兵法中所说的那种交通小道；如果这条小道和麻厂街的那条狭窄的缺口都不计算在内，这座街垒内部除了酒店所构成的突角以外，便象一个全部封闭了的不规则四边形。这座大街垒和街底的那排高房子，相隔不过二十来步，因此我们可以说，街垒是背靠着那排房子的。那几座房子全有人住，但从上到下全关上了门窗。

^①福拉尔（Folard，1669—1752），法国军事学家。

这一切工程是在不到一小时之内顺利完成了的，那一小伙胆大气壮的人没有见到一顶毛皮帽^①或一把枪刺。偶尔也有几个资产阶级仍在这暴动时刻走过圣德尼街时，向麻厂街望了一眼，见了这街垒便加快了脚步。

^①十九世纪初，法国近卫军头戴高大的毛皮帽，此处泛指政府军。

两个街垒都已完成，红旗已经竖起，他们便从酒店里拖出一张桌子，古费拉克立在桌子上。安灼拉搬来了方匣子，古费拉克打开匣盖，里面盛满了枪弹。枪弹出现时最勇敢的人也起了一阵战栗，大家全静了下来。

古费拉克面带笑容，把枪弹分给大家。

每人得到三十发枪弹。好些人有火药，便开始用熔好的子弹头做更多的枪弹。至于那整桶火药，他们把它放在店门旁的另一张桌子上，保存起来。

集合军队的鼓角声响彻巴黎，迄今未止，但已成一种单调的声音，他们不再注意了。那种声音，时而由近及远，时而由远及近，来回飘荡，惨不忍闻。

后来街垒建成了，各人的岗位都指定了，枪弹进了膛，哨兵上了岗，行人已绝迹，四周房屋全是静悄悄的，死了似的，绝无一点人的声息，暮色开始加深，逐渐进入黑夜，他们孤孤单单地留在这种触目惊心的街巷中，黑暗和死寂的环境中，感到自己已和外面隔绝，向着他们逼来的是种说不出有多悲惨和骇人的事物，他们紧握手中武器，坚定，安闲，等待着。

youth整理校对

